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此三十章

圖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按三十三章言政言學熊氏亦大槩之論耳其實言政則辨道之淺深言學則辨人品之高下而止於政多提綱挈領之言於學多孤証演繹之別學者當熟玩而自得之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三子路

近譬堂藏板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

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欲民之觀其視我必

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他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

聖人自不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勞東坡下行字與事

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面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

與它做方可牽得它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與他勾當方得○問蘇說勞字

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問先之勞之謂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

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

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



以無倦此是三節事

附大全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呼陌勸課農桑之類

同雙峯餉民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之為勞其事是又分疏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政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林次崖曰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註曰道猶引道謂先之也此是根本切要道理吉先帝王皆如是漢唐宋之治不能如古正少此耳民事朱子小註以循行勸課說亦是饒氏兼政師役說恐未是政師役是官廡之事不是民事此與孟子佚道使民稍異佚道使民乃是官府之事去使民

呂晚村曰為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惟以為樂則自然不肯先勞即先勞亦易倦惟以此為苦我為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二

近譬堂藏板

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須直見得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方是天德王道之至

按說一箇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此身之孝弟忠信無顯無微無在而不先也說一箇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此身之勸課循行無常無變無在而不勞也雖是自家該盡底道理不專為民而設然子路所問

者政夫子是就政上告之故引蘇氏詩以身先之以身勞之雖指上說則不令而行則雖勞不怨却緊貼

民說時解謂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使落一層者非也欲民興行原要他不後欲民作事原

要他不逸此是正當底道理朱子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正為有

教民意恩在○語類謂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既曰為他勤勞則勞之之責皆在民之責矣饒氏泛指

農政師役之事欠崖分別極是雖註下凡民之事一凡字語類下如勸課農桑一如字所該者廣然大約

皆民本分以內之事不得兼官府之事說○禮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乃古今之通義固

非以君上為極樂亦非以君上為極苦若以為極苦則難民皆明德於外之事矣以先勞為苦而不得不此是甚道理且不先勞無倦則將不能為政而幾形如何無大利害而以不言利害為王道乎邪謬極矣

###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賢堂藏板

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雲峯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

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蔡虛齋曰子路之問多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慮遜志以求道理○子路之請益意在先之勞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內○呂晚村曰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繼不再問道理原不會虧欠只為他問即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會別增道理也

雙峯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處事所以易能故夫子以無倦勉之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

按程子曰須是無所喜無所厭平平常常幹得去方是無倦此正與吳氏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

之說合蓋進銳自退速喜於有為自是不能持久要  
持久須是循序漸進不矜奇異不求速效始得故無  
倦正是先勞中運則之妙但先勞之所以能無倦者  
中間自有一段道理惜子路反不知講也乃饒氏謂  
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夫子路豈  
是憚難之人况憚難是初頭起病之病無倦雖在先  
勞之中見然畢竟是後來未清之病正與註意反又  
曰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底事夫以勞民之事為  
不便於已早是世俗心腸至以先民之行為不便於  
已則為民上者務先為一不孝弟忠信之人乎於易  
倦勞上全然不切晚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  
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次者於事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四

近管堂藏板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  
政益修矣

或問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常赦其小過  
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張禹  
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  
假而此等出矣

或問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  
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  
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  
虛實之成止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史人批  
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  
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批出  
自家如何與他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  
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

以防其弊○問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各是一事  
氏揚氏乃相須而言之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各是一  
事然有相須之理

**○**大全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  
聯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  
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  
之小過故常人所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  
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  
為舉在位之賢才蔡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  
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  
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  
有才德者克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闊若專說  
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蔡虛齋曰宰之所屬有與  
財穀者有與兵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  
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  
**○**蔡虛齋曰人之過失大者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  
則赦之而不治主度中有才德者吾則舉之為有司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五

近譬堂藏板

三句平說舉賢才不兼已用者說  
**○**擬按首節三句俱要切定為宰說故記者於首句便

下為宰二字最有關目蓋宰之所屬者不過有司凡  
事固當先之以考其成矣小過亦只是有司之小過  
若百姓自非為宰者所管轄即舉賢才亦只是舉之  
為有司蓋已不過為宰安能舉之朝廷加之上位註  
明云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無不修可見但有司中  
之位亦有尊卑之不同其未用之賢才固舉之為有  
司即已為有司之賢才其舉亦自有升降蒙引單貼  
未用之士庶不如陳新安所引之說為備○三句雖  
是平列而朱子謂與道千乘之國章同亦有相須之  
理則以先有司一句為主腦而赦小過舉賢才皆所  
以善用有司而舉政者也至先有司亦須是得賢才  
赦小過亦恐是枉了賢才故註於舉賢才一句云則  
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分明重賢  
才說但本文且自各開還他三件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  
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  
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  
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  
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  
乎。

**語類**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  
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舉聖人則使  
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  
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邦喪邦說到效驗後多疑  
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問程子謂觀仲弓與  
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  
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  
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議  
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  
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六

近學堂  
藏板

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舉聖人則使  
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  
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邦喪邦說到效驗後多疑  
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問程子謂觀仲弓與  
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  
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  
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議  
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  
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

**圖**大全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  
弓以自己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  
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  
言則未嘗求其盡邦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  
才舉而用之可也○蔡虛齋曰舉爾所知謂汝但舉  
其所知之賢才爾所不知者人未必不知皆將舉而  
用之矣其背舍之哉夫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  
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如此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七

近譬堂藏板

何必求以盡知一時之賢才哉此說與大註程子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之意合見仲弓用心之小不如聖人用心之大一定如此說○三註兼舉有司之賢才言舉而加之上位不知自身為邑宰舉有司之賢才要何路用亦只到為宰耳上位恐難說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緣文子是大夫○程子只在公私之間爾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呂晚村曰舉爾所知不必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若力都在舉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蔽乃得○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曲成神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理

陸稼書曰聖人之言皆因人而發然有因其不足而戒之者有因其已能而勉之者如答子路子張子夏之問政因其不足而戒之也仲弓寬弘厚重而告

之先有司云云此因其所能而勉之也然仲弓焉知一問却又走入狹小路去了故又告以舉爾所知云云此又因其不足而戒之也○姚承菴曰論政者貴識大體

人我固有感應之理然此處却不重夫子因仲

引問不能盡知而舉故教其隨所知而舉之其所不

知亦必有人知以舉之乃平渾說去非謂我以舉倡

人皆感而舉賢才也若以風示立言便與破仲弓不

能盡知之意隔却一層○人將此章書只作政之大

體看了不知汗漫多少試把居敬行簡章對照仲弓

豈不知大體者耶他如告子張之無倦以忠告子夏

之見小欲速皆因其病而藥之乃於仲子而告之以

大體謂勉其所已能豈非以水濟水耶且觀下焉知

一問則於舉賢才一事猶有未能何謂勉其已能須

知仲弓造詣本高無他賢詐多病痛只此敬勉之功

有不處即仁字分量有未盡處仁字分量既不盡

則所謂知大體者其中正自有別也夫子所謂先赦

舉是當下斬釘截鉄無一毫流連顧惜意觀仲弓必



欲盡知盡舉是欲其公之極也是仁字上工夫不知已落私小蓋仁字分量原未盡也於此句分界未直即知他於先放二句分界亦有不真矣世儒都未直到此故將下節牽搭上節固不是即將下節割開上節也不是非將程子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二句反覆細看不能得此章之意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手衛。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

蔡虛齋曰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無義仕於出公尤無義也子路昧於義以為可仕而仕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八

近譬堂藏板

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故問  
蔡虛齋曰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胡氏曰孔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此指孔子非本旨矣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亦然

非果仕衛而未嘗待子而為政子路蓋設詞也夫子亦而亦因以明不仕衛之心也與許夷齊之仁而不為衛君同意○若不是為政屬夫子如何說子將奚先待子而為政而字只如以字相似言待子以為政也下節註既曰為政之道後胡註又曰孔子為政蒙引說甚多事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

皆當以此爲先

問衛君欲召孔子爲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聖公既逐蒯瞶公子即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瞶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當拒蒯瞶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瞶來爭必矣○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瞶晉趙鞅欲立蒯瞶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河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瞶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瞶勢是以壓魯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爲蒯瞶賀孫因問如請詩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借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編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三子路

九

近譬堂藏板

做不成○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爲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瞶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猶宜用力而况聖人乎○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爲去就亦難爲迫逐之○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爲政正各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艾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倏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次不爲之臣矣○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由公出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蒯瞶欲人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爲當立到不知到不肯做即之不立蓋知

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爲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却而立之。斯爲得政。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黜驥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知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往類此。○叔器問子郚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廟贖一箇來爭。若立他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干乘之國讓之而不肯受他，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廟贖乃輒之父也。廟贖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廟贖曰：輒繼靈公，是爾其祖。○齊氏曰：祖非爾也，而爾之父非繼也，而爾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蔡虛齋曰：此名字是各分之名。溫公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也。孔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正名之說也。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若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也。此說雖善而非本章之意。與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相戾。詳之。○不日不禘其父而禘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何。廟贖猶在故也。父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十

近譬堂藏板

廟曰禘，未死何廟。○輒不當立，正名之說。見胡氏正云云。然此亦槩論，非謂仕輒了。却要如此做也。○子曰：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當若仕於輒了，又如何廢了輒，而請命立公子郚。此說要發他，又如如何仕他。若要先勸他如此區處，亦不成仕也。所以知其不仕衛，仕衛則食輒之祿爲非義矣。出曰夫子不爲也，不旣彰彰乎。○呂晚村曰：聖人道簡，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有效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度能正名，則爲衛敢不能正。只存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不爲也。聖人於魯未能感化，定公季桓子不愛女樂，安能必使輒痛髮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剛體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哉。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又謂天聖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此法不過于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赴弗履必前，魯盜應佛胎必將護晉。

賊乎。胡傳立郢之說亦屬臆論未必聖意如何要之  
輒之必不可君衛之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  
說正不爲衛君之非爲衛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  
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

**劉**

劉戴山曰或問孔子正名當何如曰使衛君虛心

待夫子爲政人不與適政不與聞惟倦倦於父子一  
本之良感動主心及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  
國人之觀聽使輒翻然悔悟迎父贖而遜之使輒贖

卽晏然受之而不尊循愈於輒之立也或曰均一叛  
父也舍輒而立贖於義何居曰此專爲衛君言非爲

蒯贖言當立也蒯贖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子之

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存之綱常而膠先君之

死事是重之逆也使蒯贖稍有人心旣反國而不自

亦然後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盡其

道庶幾各分篇而入倫正矣曰使以夷齊之義揆則

父子俱所廢蓋立公子郢爲正乎曰廢輒立郢周天

子義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無霍光趙汝愚

乎曰以孔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不至爲霍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十一

近譬堂藏板

趙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則已矣父子子矣何必罪  
賢然而衛雖有待政之心而孔子終不仕衛者亦以  
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爲善  
則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曰陳恒弑君孔子沐  
浴而請討苟不行于衛輒乎曰滅國廢君旣出於周  
天子之義則孔子旣不能行之于與國矣且討陳桓  
而不討又其如出公何稟然斧鉞姑托之正名之一  
言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仇滄柱曰胡氏謂夫  
子爲政必將上告天子下請方伯命立公子郢此言  
夫子素執衛政于輒初立時當有此一番作爲非仕  
輒而又欲請命廢立也

**按**

按仕衛則必正名正名則必易輒易輒則必立郢

不能易輒而立郢則各不得正而夫子旣不在衛當

日天理人情當是如此所以朱子云孔子須先與約

斷如此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孔子決不爲之臣矣

倘謂孔子旣爲衛政乃思及正名之事設輒不然孔

子不先北面無父之人乎子路惟不知此義所以雖  
死而不得其正也○戴山學陽明之學者也其說私

朱子

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主

近譬堂

藏板

心偏側。敢附辨焉。如謂卷於父子一本之良。感動  
 主心。使輒悔悟。而需之歲。月。辭。責。之功。而聖人當下北面。  
 悟。或。悔。悟。而。需。之。歲。月。辭。責。之功。而。聖。人。當。下。北。面。  
 於。無。父。之。人。何。以。辭。免。至。謂。贖。晏。然。不。謙。愈。于。輒。立。  
 充。非。蓋。論。輒。今。日。之。論。固。當。以。讓。贖。為。安。而。謂。贖。不  
 必。先。君。之。死。事。贖。復。有。人。心。乎。况。天。理。人。倫。萬。古。  
 不。易。而。乃。謂。有。彼。一。時。此。一。時。之。別。宜。後。世。反。面。事。  
 贖。者。以。為。通。權。達。變。之。妙。也。彼。叔。齊。迷。而。伯。夷。不。又  
 可以。復。返。乎。又。謂。立。郢。為。天。子。之。義。非。臣。子。得。議。不  
 知。臣。子。之。不。得。行。者。權。之。所。不。在。也。然。天。經。地。義。不  
 容。汎。濫。則。又。有。何。上。下。之。分。而。豈。得。曰。姑。且。立。贖。姑  
 且。立。輒。云。云。也。善。乎。朱。子。之。言。曰。聖。人。必。不。北。面。無  
 父。之。人。又。曰。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  
 耳。如。渠。說。則。夫。子。既。北。面。於。輒。又。將。北。面。于。贖。贖。不  
 自。立。則。又。將。北。面。於。輒。不。然。則。是。終。北。面。於。贖。矣。於  
 理。可。乎。况。聖。人。作。事。堂。堂。正。正。不。過。天。理。人。情。今。必  
 日。潛。移。默。奪。將。有。何。奇。計。秘。術。乎。如。以。聖。人。德。化。所  
 至。無。不。可。以。感。人。則。孔。子。在。魯。必。可。以。化。定。公。桓。子

#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同大全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

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

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禱其祖而發者但以輒立之久不可忽更且只欲聖

人就當下事情之所急而設施之分明只理會下半

裝綴得

讀按子路以輒無妨於立。自無妨於仕。故以聖人爲迂。然則所謂今日之急務者。必將爲輒。規畫處置。使曠不拒。而甘退。輒之德乃永固。而節之刑政。禮樂亦可以更新乎。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同蔡虛齋曰。夫爲政必先正名。此子路之所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道孔子不是。今子路乃徑以爲迂。故孔子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疑之狀也。與率爾妄對。君子則不野。何曾便率爾妄對。而以他人爲非乎。自名不正以下。極言名之不可不正也。一正一反皆說。  
按闕如。不是將所不知闕之。而不問也。猶言此心闕然。皇皇。抱歎之意。既不率爾妄對。則必考究其所理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 藏板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程子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也。

刑罰不中。便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末曉曰。實。卽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它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今從東去捉。却教它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瞶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

徐若荀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聖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它當仍仕衛便不是自然。

**精義** 伊川曰：凡物有彰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爲大，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先生判西京國子監，謂門人曰：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它底，不得使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奏，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員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鐘鼓之鏗鏘哉。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它官不得，若久做它須一一與理會。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各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西

近譬堂

**實** 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各實，則各不正。各寔之名，寔者名之主也。寔字于名最緊切。○蔡虛齋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只着箇名不正，則事不成，亦可了。何必又着箇言不順。蓋名一不正，則口頭說出來，便存礙。說止不去，死行得去乎。故事不成。○林次崖曰：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寔者。與父爲讐，與祖爲父，言語道等不順，依他這等去做，把父做讐，把祖做父，而考其寔，則父原不是讐，祖原不是父，其寔都不是，故曰無以考其寔。

**雙峯** 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也。正名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法。○吳氏曰：名正言順，卽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蔡虛齋曰：問事既不成，子如何又得施之政事。曰：事不成，只是據理而言，言其無可行之理也。故曰無以考實而事不成，須味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一句，可見只是說不成箇事體。施之政事之事，與事不成之事不同。○各不正，則言

不順但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方說得事不成禮樂不與蓋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禮樂從何處安頓而敷施如此則教化不行將至在刑罰矣而刑罰不中斯民無所措手足國之危亡無日矣

**辨**按朱子云只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又曰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觀此則事不成實字不單指君臣父子之實事而言次崖謂把父做讐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讐祖原不是父故曰無以考其實此是就本文疏解考其實字不可混看既曰事做不得則大事做不得小事也做不得且如爲國臨民未有不教民孝之理今考其實彼却先已不父其父也未有不教民讓之理今考其實彼却先已不父其父也未有不也那一事可以考其實則那一事可以成朱子謂禮樂不與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可見禮樂刑罰之不與不中只一箇事不處都包了且不過舉大底事不成而言則不僅禮樂刑罰之事亦無不包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三子路

五

近譬堂藏板

虛齋謂只據理而言下方施之政事不知下一節只在事不成一句之內  
頑按名不正一句是提綱以下節節推出名正則有序便是禮名正則自不乖戾便是樂不到言順方是樂也吳

事不成則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共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與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與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夫

近世

說甚禮。樂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禮與文元相離不得。譬如影便存形。要離那形說。豈不埋也。沒了。事只是說。應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禮樂只是一件事。安得得齊整。齊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爭底意思。便是樂。○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與禮樂不與。又却如何便刑罰不中。曰：大生事須要備之。以禮和之。以樂事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與。則無序不利。如此。則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長可會而觀之。

○大全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矣。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刑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則人洞蠲事情深達治體如此。○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與。不然則隳壞乖戾。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與。則凡施於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蔡虛齋曰：一說施之政事。亦是上文專宗施字終難解。且上只曰事下却言施之。政事必有以也。○呂晚村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與。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與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即禮樂與。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荒穢悖亂之朝。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與。與中也不與。不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刑罰雖層遞下。總在事不成說下。○林次崖曰：事不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個事體。猶今云不成物耳。如此。則禮樂不與。方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與。蓋既曰無序不和。便是成個事了。但無序不和耳。○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施之政事。又是推出說。○禮樂只在事上見。不是又有一物。故曰事不成。

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  
了說甚禮樂若是治定功成後所制作之禮樂則須  
在刑罰既中之後茲惟是有序有和之禮樂無一事  
呼無故纔不與那政事都亂了刑罰如何能中即慶  
賞亦不中舉刑罰以為害之重者言○事不成是大  
槩包覽一句說下却存細言之禮樂不興是和這理  
也沒了刑罰不中又是就政事之見於外者總無安  
頓妥貼處而舉刑罰之重者以為言蓋慶賞不中民  
之手足不過放肆而已刑罰不中則民之手足都無  
安置了○須知雖是節節推出來與子路看然却一  
節縮歸一節本文三箇則字只滿入一箇事不成而  
上文事不成只縮入言不順言不順只縮入名不正  
也看下節以各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二句括盡則  
知聖人之意矣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七

近譬堂藏板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

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由

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

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

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

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

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

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

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

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六

近書堂藏板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名指名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  
 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  
 樂不與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足說  
 名之必可言照應前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  
 行照應前而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  
 又反說從各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  
 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左傳定公十四年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  
 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豕太子羞之謂戲陽速  
 日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日諾乃  
 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  
 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盡逐其黨○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  
 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爲太子君命也對曰  
 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君有之郕必聞之且亡

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朱公  
 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  
 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爲衛君是因論夷齊而  
 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  
 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蔡虛齋曰名之必可言也  
 總是各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兩必字在  
 意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不順  
 則事不成故君子言之必可行也所謂各實相須也  
 名之言之二字處如云行之有常言之有實之之意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語各不可不正  
 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實也或曰責子路以苟  
 於言也如此則苟字與註中苟字不同矣○一事苟  
 於字虛猶云一件苟也苟不正也獨指名而言則其  
 餘項都苟了指言不順以下不當其實便是苟言之  
 必不可行可行則禮樂典刑罰中矣○名實相須此一  
 句也要看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固可見名實之相須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亦可  
 見名實之相須或者都認好邊說不是唯其名實相

須或一事苟而其餘皆苟○呂晚村曰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不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戒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成中可任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纏結于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

是重言字也  
**雙峯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論世劑而有權力當靈公初風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

**按**陳新安謂名指名之意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思意尙未合名之固所謂名也言行亦非實也所以必可言必可行者乃其實也若以有事為實則衛之名雖不正而桓兵拒父之事亦共嘗行去了可謂之有其實乎已既稱兵拒父居於不正之名而只管教國人擁戴我且有犯上不順者以法治之亦竟行去了又可謂之名實相須者乎故知名自是外邊稱名實只是所以名之實而必不可言必可行者○名之名字與正名名字亦不同於其言言字與必不可言言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五

近譬堂藏板

字亦不同正名是正其名分此名字是實字一定而不易者也名之是人去名之此名字是虛字雖一定而聽人之移置者也故有名之而不可言者如衛輒是也必不可言言字即上言不順言字此言字稍潤不止稱父稱祖之言即發號施令之言亦必從名分上起名既不正則凡言皆不順如自不父其父而言國人皆不可無父自禰其祖而言國人皆不可不祖其祖之類是也若君子於其言言字斷指名之之言蓋有此一定之名便當有一定以名之此事決不可苟若此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一事苟之事字即名之事也若他小事苟尚不至其餘皆苟為害尚不見得此正照應必也正名乎一句亦正把上兩節五節則字都收歸一句裏蒙引謂虛說者非是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語類**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語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

**附**大全朱子曰後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其事

**同**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闕之已疑拒之矣

**異**林次崖曰樊遲嘗問仁問知問崇德修惠辨惑今又問稼圃蓋非志趣卑陋亦因當時道不可行故問

此以傷時耳孔子以小人責之者亦恐其忘世而不知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學者不可以粗鄙近利非

**辨**按觀下文夫子當日但以小人斥之而以大人之學告之則知遲當日所問不過窮而食力之意語類

謂如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蓋之類二字甚活非指定之詞黃勉齋云貧為農圃亦不為過此不達於

理之言也蓋大舜伊尹雖亦躬為耕稼然不過所處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之遇如此而其志不役焉今樊遲粗俗鄙細其志專役於此則所以從事於聖人者講何故夫子兩以吾不如警之其意深矣○若粗習稼圃之事何必請學今請學於夫子者殆欲專治而精之也其區區於小人之事明矣故夫子以專精之老農老圃答之遜之而實斥之也

###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同**大全謂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

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

自此小人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本此

**辨**按古者士出於農入而橫經出而負米其常也但窺樊遲請學之志則有甘為小人之事而忘君子大

學之道者。故聖人斥其志。非亂其事也。小人之事。本出於言。其戚簡。細民了。○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本出於耕。章集註引之。愚意彼章以大人小人對言者。重說。○統尊卑說。此一章以大人小人對言者。重學業大小說。亦不。同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峯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蔡虛齋曰。上好禮。是能自重矣。民孰敢不敬上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使不同。彼禮字潤兼好義意了。○按禮義信五性舉其三。不及仁智者。禮義信皆仁者之專。智則知斯三者。是也。○自上好禮至焉。

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故復言之。使如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焉用稼。非惟不屑爲。且不用爲矣。孔子是說。不用爲道。故曰焉用。○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語。若說遲已仕。又請稼圃。似不近情。○呂晚村曰。上字。卽君子字。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

與勉齋黃氏曰。貧而爲農圃之事。亦未爲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者。而慕之與。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呂晚村曰。須想上句。正以小人詞之。忽然接說到上下感應處。兩不膠粘。又不是樊遲所問。又不切樊遲本分。此際最難下轉。轉不來。則三句離根脫節矣。

按旣以農圃爲小人之事。因以大人之事教之。本是一意。更無用下轉語。晚村說大非。○何見胡思泉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至

近壁堂藏板

文謂凡人皆各職一業。以自見。惟吾儒則以道常存於天地之間。古人看書如此精確。正與孟子尙志意合。蓋禮義信不必有權有位。然後當好敬服用。情只是言其理如此。未嘗限定以下報上。此數句卽孟子大人之事備矣之意。○禮義信不是有幾箇道理。以其有節文者言。便謂之禮。以其合宜者言。便謂之義。以其誠實不欺者言。便謂之信。敬服用情亦然。故註云。各以其類而應也。○禮義信上加一好字。便是徹內徹外。徹始徹終之學。要得大意思。

禮按上無好禮。義信之大人。則天下將無以爲治。而農圃不得所安。卽此是聖人一生皇皇道在心事。○稼書謂四方之民。卽敬服用情之民。舊主遠近分說者。非上三箇民字。卽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強弱。負其子而至。只作爲之耕稼看。愚意上六句。祇言感應之理。雖未指定在遠在近之民。但纔好禮義信。便莫敢不敬服用情。自是親被上之禮義信者。若四方之民。旣曰襁負而至。則必是遠者慕禮義信而來。歸若近者。何消說四方與至字乎。○或謂焉用稼不

且說不當豫直是不用豫。要之只當爲大人。不當爲小人之事。已包在上。好禮六句中。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于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是而當賞。如是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精義

伊川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語

近譬堂藏板

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語助辭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之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耶踐行耶幽養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決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是患哉○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係於風雅頌之末云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靡長於風論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蔡虛齋曰多三百也雖多亦奚以為最好看窮經將以致用也既不能

用徒誦而已○不達不通于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其上說○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然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宜其達也○林次崖曰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多自本人情上見得人情邪正苦樂咸見于塗桑間濮上之詩人情之邪鴻鴈祈父之詩人情之苦此見風俗之衰本於政治之失也漢廣汝墳之詩人情之正豐年穡麥之詩人情之樂此見風俗之盛本於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也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感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于政○呂晚村曰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而嚮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洒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為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為其次之用即分體體內外為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

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陸稼書曰不必看壞誦字但誦必不能明之而後可謂之誦必能行之而後可謂之誦若不能明不能行則只是不能誦而已亦或有能明而不能行底然深看則亦是未能明得

異雲峯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爲慈詳豈佛之政必能爲溫厚和平之言○雙峯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奇有惡著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甚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宛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爲讀詩之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垂

近譬堂藏板

自是風俗政治自是政治蓋人情有止乎義禮者有不正乎義禮者邪正皆情也物理自有其當然謂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其理也風俗言謂各國之民風土俗厚則盛薄則衰也政治謂王朝列國之政事治化善則得惡則失也合攬看則人情不出乎物理情之正合乎物理者也情之邪不合乎物理者也而風俗必由于政治政治得則風俗自盛政治失則風俗自衰也溫厚和平長於風諭八字以其言二字冠之則內根性情而皆於辭氣間見得溫厚者不刻薄也和乎者不暴怒也然亦有溫厚和平而不能委曲善人則亦未長於風諭也故必兼言乃備○泛說窮經致用定與詩教無涉所以說達政專對者須從人情物理勘驗出風俗盛衰政治得失來又須是於言語委曲之間看其辭意溫厚和平長于風諭之處然後能達能專對然此亦不是徒見得詩中意思如此便了必能定下一番工夫明之於心修之於身法其人情物理之正風俗之盛政治之得者戒其人情物理之非風俗之衰政治之失者方是達於政每日涵養於

溫柔敦厚之教。使已之性情亦歸于溫柔敦厚。說來言語自然。溫厚平和。長於風論。方是能專對。不致只到投之時。方思量達於政。到使於四方。時方思量能專對。却如何能達能專對許多工夫。都在誦字裏。特解劈頭說壞誦字。則聖人更不消望他達與專對矣。○能達能專對。即不致以政不使四方。此達與專對之理自在。夫子但為不能致用者。於用時驗之耳。又須知誦詩三百。其功甚多。如可以興觀羣怨。通事父遠事君。都是聖人只因要人曉人情通物理。知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而又極養其性情。歸於溫厚和平。而委曲善入耳。並達政專對。也是就致用之大而實者。以驗之耳。  
○意不達。三百便含有許多字意。誦詩便含有能達能專對。意不達。三百便含有許多字意。誦詩便含有能達能專對。舉單就人情好惡說。達於政。單就疑曲諷諭說。四方專對道理。俱缺了半邊。細玩自見。○三百篇自是多。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亦是以三百為多。乃時解有謂詩本三千篇。夫子刪之。至三百五篇。恐學者見少。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美

近壁堂藏板

故言誦之有用。則三百篇足矣。誦之而無益。則雖多亦奚用哉。以多字指所刪之三千篇而言。真臆說也。○達於政。只是通達政治之理。亦不對拘滯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大劉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繫於令繫於所。以示之。何如耳。○蔡虛齋曰。此章所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此訟字只是退存後言。意不是告官也。可以仁義孝弟之類解說。只是大學其所以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

○辨。樹在上者。原是小民底箇樣子。如形端則影正。形刑則影邪也。若身正則此身便是箇現成樣子。民如

何不從。若號令。只解漢得一番自家樣子。已不是了。

民於何處從我。○亦不是教人廢此號令。不令而行。

甚言其不待號令也。所令與身之所行。是一般則令

是信上事。愈增一番精神。若徒以言教。民便從好不

從令也。  
順按行是他自家行從是他舍己之脈爲而從令。此便見一節是自  
然一節是勉強。

###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或問** 蘇氏曰按世家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同** 蔡虛齋曰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魯則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君不君臣不臣衛則不父其父而禍其祖父不父子不子魯衛之政相似如此故孔子發此兄弟之嘆也。兄弟言其相類也。○若相爲伯仲便是不相爲上下意。又畧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毛

近譬堂 藏板

**按** 蘇氏考據以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立說。但亦舉其大者耳。註中下衰亂二字則所諺亦廣要之聖人自不是空嘆息。本兄弟之國則固周公康叔之遺也。衰亂之政則皆非周公康叔當年之政也。惜其無人振興之意居多而亦自整

###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

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或問** 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裏不能耀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

**詳論**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爲居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猶循有序而又善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衛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

**同** 大全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禮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善于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慶源輔氏曰居室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矣

近譬堂 藏板

務爲全美是爲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蔡虛齋曰由合而完而美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又可見其所欲易足而存節曾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者何如○合者初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三有字言家中所有家中之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善居室言善爲家也朱子小註有以牆壁言者是亦特舉其一耳非專指此爲居室也味大文有守節得自寬

**與** 呂晚村曰有看得不備錢處有看得不泰易處有看得大有閑餘處抑揚推助於聖人言外四面領會方見善字中義皆不窮○從公子居室上着眼見當時僧窳篡竊之變亟矣夫子善荆意用處極矣而荆之爲善亦不僅僅保家節欲之間○仇洽杜曰須見

本原學問修身齊家治國皆在其中

**辨**按朱子云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罕室不極其華麗則嚮崩碎倒全不聖會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觀此正專在居室上講所謂正合道理恰好者亦只是居室之道唯恰好也何嘗有閑係世變之意使事事恰好而修身齊家治國之道無不在其中不幾於聖人之學乎呂氏皆說不去不合公子荆本分○公子荆或亦不無他長然果有絕大本領夫子便當舉其大者而言不常僅以居室稱之矣始有少有富有分明賤定居室上而合而完而美見其循序合曰苟完完曰苟美曰苟美見其有節惟不欲速故循序惟不盡美故存節○湯氏提務為全美立說單重苟字只得有節不盡美累心意而於循序意畧之矣朱子所以取之闕外者以欲盡美而無節則斷不肯循序而必欲速矣是循序意輕存節意重只為有節其中自循序漸進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无

近譬堂藏板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

**問**

曾氏曰孟子曰雞鳴犬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氏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獨備庶手之言殆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謂常談而置之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眾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辨**按矣哉二字中有幸其庶方有可加意有惜其庶無所以加則難保其庶意冉有何加之問正觸着聖

時只苟完不盡完也得富有之時只苟美不盡美也得都是心之知足處而知足之原由于寡欲

人心裏事。○此章庶矣哉句甚不可忽。下富教之原包此一句中。雖冉子不問道理。自全在聖人胸中。無少欠闕。

###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饑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道○蔡虛齋曰田是百畝之田與他耕而食也里是夫里即五畝之宅與他蠶而衣也賦兵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租兵以戰役如爲臺爲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爲斂字用者如不賦其屨之類征亦有以賦字者如力役之征之類○呂晚村曰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警堂藏板

問每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理固庶哉中

**辨**揆集註云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緊粘庶說富以

民庶者生也民生不遂則生不可保也若論聖人設

當下富教之方一時並舉非必到民無不富後乃

設學校明禮義也但以庶後所加之急着言則在於

富之耳備說僅於庶且不遑教則已不是聖人之心

事經濟矣只未富時教化必難大行如孟子說有恒

產然後有恒心耳

###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

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景唐之太宗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論樂**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地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性情。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册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遠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田** 大。全。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歛。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五。更。皆。齊。於。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以。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雙。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廂。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



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饗在後，南面而王，公進俎，禮下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人尊顯故也。○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停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也，營飛騎，皆給博士，父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及拔兼負素空，集京師，文治稍勅，典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舞堂者，凡八十餘人，紆籠袂，曳方履，問問狹，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靡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興，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富而教之者，乎。○蔡虛齋曰：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天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至

近譬堂藏板

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道統言，理其條理也，蓋才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易曰：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五倫舉其大綱言，孝弟尤其重者也。○庶據是在而言，富之從而加之者，庶教之又從而加之者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司牧言主養斯民者也，寄以三事，主庶富教言，不可以父室之來，說制田里薄稅斂，非所以生之耶，既曰文生，師教君食，便是民生於三之義，而非寄以三事之意矣，輔氏之說，非是。○呂晚村曰：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次第說入。盡。○陸稼書曰：因冉有之問，即隨口發出，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難富，亦易富，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富難教，亦易教，然即不庶，亦應使富，即未富，亦不可無教，庶富教雖有次序，却不重在次序上，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特明其政明之意，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即學校中，尚未有異氏之

學整頓尚易。不比孟子時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有許多棘手。此望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强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維出於天下。此憂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父生師教。君治爲三事。按慶是。小民自有底故。上一箇何加。謂上要。以治

道加之。若既富則在上。已有政治矣。又何加。是問治道之進。步處。非前此所無。而今方加之。進教之法。亦前此所已立。而教之之化。則前此未盡行。不過學校。益謹禮義。益明漸漬之。以復其固有之性。則斯爲加之之盡。而更無可加耳。○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亦是緊粘富說。教又見富後之急。着在此耳。若認繁此後。纔立學校。明禮義。則非矣。○胡氏外註。補天子公卿躬行於上一句。大有本領。當與先之勞之章。參看。所以制。所以薄。所以立。所以明。都責重在上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 藏板

顧按。庶富教。是三樣景象。不得將富教而後庶。不富教而反庶等說。混經不清。時解謂三代以前。民庶於天。亦庶於君。三代以後。民庶於天。不庶於君。理猶可通。至謂民歸井田。歸學校。便不見於庶。衛之民。不庶於田學。而庶於屯。不庶於服耕禮義。而庶於游手攘奪。種種支談。皆不可用。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或問** 孔子之言如此。然其爲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效何也。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於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禮折齊。齊人歸田魯之國勢已強矣。至十二年

墮三桓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特也而少也  
邪已誅男女已別於途商賈已信於市矣師費既墮  
圍成弗克於是桓子聽公伯寮之譏受齊女樂之饋  
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膳粗於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  
其明年築圃大蒐若孔子為政則不為此可驗也然  
則孔子為大司寇繼歷三聘又不待專其政而其功  
烈已如此使魯舉國以聽而又及於期月三年之久  
則其效宜如何哉愚孩胡氏所說平政與周公孔子  
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爾

**論語** 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  
得盡到三年便財是兵強教行民服如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等多不好底撒  
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在置憲三年方  
可有成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警堂藏板

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  
對唐文宗以謂十年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  
期月三年之事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竟之而  
已矣○東陽許氏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絕粗  
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葉氏少蘊曰  
因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  
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  
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  
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  
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可寇窮羔豚芻飾  
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  
至於三年之久哉○蔡虛齋曰紀綱也不外乎教養  
之具有成也是以此爲治而其功成也紀綱不出乎  
政教刑三者而已○可者僅謹或曰紀綱粗布者非  
也紀綱布方是儘可不是紀綱儘可○林次崖曰可  
是更張制作凡爲治之具至是都完故曰紀綱奄有

成是爲治者至是有成功。故曰治功成如財置兵弱  
教衰俗薄聖人一一爲之整理。都有個條緒無一處  
缺而不舉。故曰紀綱。由是而治焉。至三年之久。功  
臻效著。財足而兵強。教行而俗厚。此是治功成也。可  
也。如農人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  
**○**朱子云。一年之闕。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  
盡。愚意不好底革得盡。在紀綱。布前一層。蓋有所革  
則必有所興。紀綱原不可一日無革去。不好底即必  
布那好底。聖人若不將不好底更張一番。任教做只  
是苟且塗飾之治。這便是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  
於道底。變字意思。將不好底。既都撤了。然後換自家  
好底。漸漸做去。到三年方可有成。財是兵強。便是足  
食。足兵。底意思。教行民服。便是民信之矣。底意思。此  
皆王道。教養之實政。但未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洽  
於肌膚。淪于骨髓。田地南軒謂三年之所成者。即期  
月所立之規模。竟將去。○玩而已。與有字語氣見用。則  
只是這規模。竟將去。○玩而已。與有字語氣見用。則  
有效之意。將三年說作久道者。非但當特並無委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重

近譬堂藏板

聽之到期月三年者。故夫子言之如此。

也。○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  
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  
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  
化亦不止此。

**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若人只是使風俗醇熟，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以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猶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殺之期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天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功效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得也。無甚切已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美

近譬堂  
藏板

**同** 大 全 雙 峯 饒 氏 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

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蔡虛齋曰：勝殘勝者盡也。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若爲惡者，都消化盡了。一般故曰勝勝者化之使舊迹俱泯也。○勝殘去殺意相連，說有殘暴不得，不用刑殺。勝殘則去殺矣。○林次崖曰：是從殘殺之世而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味不盡，猶聞太息之聲。

**按** 善人之治，若不能整頓紀綱，修理法度一味優柔不斷，以爲善人，濟得甚事。須知善人是資質好，但未曾學問，底人，不須踐迹而自不爲惡。已是合做底事，都做來了，只不能如聖人事事區畫到至善地位。聖人必世後，自是皞皞如也。氣象善人積累百年，不過使人不爲惡，以陷於刑辟而已。這便是聖人善人治化功效淺深處。朱子欲學者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故謂不必較優劣。蓋聖人爲邦也，從使

○這亦可以三。字。正。與。亦。可。以。爲。成。人。交。一。股。膠。漆。對。聖。人。之。治。說。饒。雙。峯。謂。微。寓。不。足。之。意。便。與。下。說。幾。是。言。也。語。氣。不。合。朱。子。云。是。他。做。百。年。功。夫。積。累。到。此。自。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雖。說。得。極。自。然。非。不。足。之。意。也。高。惠。至。文。景。幾。致。刑。措。口。幾。致。者。恐。尚。未。盡。得。善。人。分。量。也。

○當。時。並。無。善。人。爲。那。百。年。之。事。亦。無。勝。殘。去。殺。之。治。聖。人。向。以。驗。其。言。之。有。據。而。口。誠。哉。是。言。也。自。是。聖。人。因。殘。殺。之。世。想。到。古。語。有。善。人。爲。那。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之。言。遂。覺。虛。情。化。爲。實。景。玩。誠。哉。語。氣。是。追。慕。又。是。想。望。無。限。神。情。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七

近譬堂藏板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國

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

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而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爲足以當之。范尹并以禹湯爲証。則其說無徵。而費於辭矣。范氏又以漢文帝。唐太宗爲言。則尤失之。文帝太宗能富其民。則有之。至於教則猶未及也。又安能使其

化民而一於仁乎。二帝之治，文帝爲優，然以賈誼流涕太息之言觀之，則當時之風俗可見，而况太宗畧無關雎麟趾之意，又豈足以庶幾成康之萬一耶。謝楊以爲爲當時而言，亦未必然。蓋通論其理，當如是爾。

**歸類** 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同**大全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先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漸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卽格，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雲峯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

理之流通。故曰仁。

**辨**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不是至此方興禮樂。蓋至此則民無不秩，然有序，陶然和樂，卽上教化浹之意，非有二也。所以朱子云：以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仁。卽一人而言，亦無一事之不仁也。此仁字，卽心德之仁，但合一世而言，故指教化浹說。○必字，見功俟定是如此之意。故雙峯謂首領未卽於堯舜至治之仁，如此看，必字建精。○此如字，輕有字重若重。如字看，只得虛想懸擬而已。重有字看，便是實論其理如此。此謝楊諸說，以爲爲當時而言，而朱子以爲但通論其理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或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其曰是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理或然也

靜謂范氏以先正其身為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為以方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說緩而不切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蔡虛齋曰政兼君臣不必依饒氏說專主人君如子矣不為政孔子為政季桓子為政於魯之類蓋彼兼君臣言此專為臣言

辨按朱子既從是氏謂此章專為臣而發以從政為大夫之事則正人人字當上該君下該民說雖政字出令以治民然不能正身以為從政之本則先不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堯

近瞻堂藏板

正其君而所以端紀綱於朝者矣矣斯無以正其民而所以推化理於國者失矣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



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  
深矣

**或問**程子范氏得之矣而謝尹有不同焉者何也曰  
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  
焉丙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官職則所謂  
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之所得聞者季  
氏丙朝之家事耳政則康子必將合諸大夫而謀之  
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以家事爲國政故  
夫子抑之程范之說可謂無以易也必若謝氏之說  
則政事之名以冉子之賢而不能知其辨也魯君夫  
夫又安知其爲政而以問之孔子乎若楊氏則又但  
言以事爲政而不指言其爲何事謝亦夫簡畧矣其  
引夫子之言爲政亦不知魯氏之說爲實也曰或者  
以爲此季氏與其家臣謀國政於私朝而不使諸大  
夫與焉故孔子爲不知者而微詞以重之如何曰此  
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姑存而考之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罕

近譬堂藏板

也

**同**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  
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唐書魏徵傳文  
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  
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  
下堂獻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吳氏  
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  
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  
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  
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  
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爲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  
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  
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蔡虛齋曰冉子退朝家臣見  
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夫凡以臣見  
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欠  
稽考且此是記者之辭不是冉有語何可作罪案乎  
○何晏必晏晚也遲也非日晚也○對曰有政子曰  
其事也冉有所聞實且國政非是家事夫子亦知是

國政但是時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哉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正欲開曉冉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冉子對曰有政更不知其非矣

**○**夫全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按註明以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乃或問則謂其若為不知頗若傷巧與註不同細玩當從集註蓋夫子直斥其私朝當議之為事而又明其國政當與大夫同議於公朝則其辭甚嚴而義甚正不得以為若為不知為傷巧也若果係家事而冉有誤以為為國政則是政事之名冉子尙不能辨夫子但教冉有而未見抑季氏之意矣此朱說之偶不同處存俟後學考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聖**

近譬堂藏板

**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必期其效**

**○**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乎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此又言外之意

**○**按定公開口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說得恁底輕忽便是不知難底簡樣子看聖人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又曰不幾乎一言而興一言而喪何等慎重周詳也景蓋敬肆之謂即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興亡之所以判也

**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有此言也

**辨**按人言兩句。本半說夫。自重為君。辨一句。然。亦在如知為君之難。上方是此二句。未分。轉。下句。轉。語。却。在。知。字。上。着。眼。

###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同**蔡虛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亦。有。曰。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無。一。事。之。敢。忽。所。謂。克。艱。厥。后。者。矣。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異**蔡虛齋曰。一說為君難。一言可以興人之邦。言莫予違。一言可以喪人之邦。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聖

近瞻堂 藏板

**辨**按不知則多言無益。知之則一言可興。完如字緊。轉不但。閱會。上。節。人。言。下。句。不。幾。並。可。閱。會。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句。○如。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註。下。則。必。二。字。正。於。其。知。之。者。必。之。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者。知。難。之。心。也。至。無。一。事。之。敢。忽。而。絕。綱。法。度。莫。不。振。舉。者。皆。在。其。中。矣。若。徒。知。為。君。難。之。一。言。固。不。當。不。得。則。徒。有。知。難。之。一。心。亦。不。當。不。得。也。○與。邦。不。特。在。一。言。而。特。在。知。難。之。一。心。亦。不。僅。特。在。知。難。之。一。心。而。特。在。知。難。之。一。心。能。貫。徹。乎。萬。事。而。不。敢。忽。也。而。究。其。理。只。消。為。君。難。之。一。言。都。包。了。故。下。緊。接。云。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今。亦。不。直。云。一。言。而。興。邦。而。但。云。不。可。期。必。乎。一。言。而。興。邦。其。可。期。必。者。短。難。而。即。戰。戰。兢兢。以。為。之。也。其。可。期。必。而。不。敢。遽。必。者。知。難。之。一。言。而。畏。難。而。不。為。之。也。聖。人。之。言。如。此。曲。盡。令。人。想。見。其。難。其。慎。景。象。

###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子違也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語類** 聖人說語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與邦在他人便只說子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子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太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

**辨按** 只一子言莫違這是多少驕恣處必欲極盡其樂而後已豈尚是不以為君為樂者欲於可樂中更尋一可樂遂覺可樂中無一件可樂意中有窮極之情口中却作沒奈何之語富貴人滿慈神情被人言一句摹盡遂使唯其言而莫子違一雅字中有撇却無數可樂之事而不樂者專其樂於子言莫違也包却無數可樂之事而獨樂者極其樂於子言莫違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望

近譬堂藏板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子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圖** 大全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語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興邦

喪邦亦不可又如惟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其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對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

○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為近或以為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遠與喪則似以幾為近又曰與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

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與○按唯其言而莫予違以此為樂已自是不好事了不亦善乎語意如云猶之可也蓋他處不亦乎是游

泳璞美之辭此處不亦乎是始且難可之辭○不善而莫之違在莫違時尙未喪邦然日驕日詔積漸來

未有不喪邦者故不遽定之以喪邦而必曰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也喪邦也只是唯言莫予違之心使之

然然只此人言却包了喪邦之理在○禮按謝註邦未必遠與喪也是見聖人不幾乎三字不得活不致遽定其興喪而亦將可期其興喪也非以幾訓逝而逝之意亦在其中又曰非識微之君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異

近譬堂藏板

何是以知之見興喪之事非一言之所能盡而興喪之源只敬肆之所由分其端固甚微也微字原非解奉文幾字胡氏說混甚○唯言莫予違亦只是不知為君之難也知難則可期其興不知難則可期其喪謂為君難一句盡一章之義亦可○知難原無壞處莫予違原無好處陸稼書謂天下之言原無可執如執為君難之言將有遂趨退縮之病執不可莫違之言將有優柔不斷之病在奉文全無此意夫子先說言不可若是其幾一句者謹慎其辭非兩持其說也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也

**論**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按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始於民而求其說也。夫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蔡虛齋曰夫葉公問政夫子不告以施為之方而乃告以為政之效者蓋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悅非偶悅也必有以致其悅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近悅遠來之效乎。○聞共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然先言近悅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畧

近警堂藏板

**按**註云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朱子已補明所以悅來之故然所被之澤是如何之澤所聞之風是如何之風必有一番實在施設朱子固未之及也至兩則字又以見如此則自然悅來而非徒以媚民之意亦包其中。陳新安推說亦好。○所以悅來之政夫子雖未言然使總不與葉公對針亦不與楚國關係使葉公錯會其意以驕虐為悅以招致為來則聖人無以救其失而反以益其疾矣須知楚國之政本國固未能盡悅而以夷滑夏又多不肯自然而來聖人作春秋所以惡之深者亦只是惡其不行王道耳。茲獨以近悅遠來告葉公不無深意蓋近者自然而悅

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悅非偶悅也必有以致其悅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近悅遠來之效乎。○聞共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然先言近悅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遠者自然而來便是王道規模不同觀餽詐術才子謂近悅遠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者正是此意是實被其恩者來是感慕其德者原有身親與不身親之別斷無近者不悅而遠者竟來之理却無遠者來而不由於近者悅之理况悅者無待於來而來者必由於悅民雖存遠近而民之情却只一般也故註必補串說一層  
顧按悅來者固屬民而必悅必來便見不關係在民只關係在政治上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巽 近譬堂 藏板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張敬夫曰欲速則急于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狗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同大全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  
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直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峯饒氏曰見小利便處所以急要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聖

近譬堂

之教人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己者告之也○蔡虛齋曰本文兩開說蓋欲速自是以速為利也見小利又是自無大規模意思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林次崖曰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邊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軍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遠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太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自立不至為餓莩畧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至小康而至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呂晚村曰欲速者正為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窄躁陋不可以有為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謀

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為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為進之說也○看註云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大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于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闢之旨也○劉上玉曰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張君一曰希濶之功每似於無可欲其可欲者必速效耳廣運之譽常極于不可見其可欲者必小利耳○林次崖曰黃氏謂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此說未好欲速不專在次第分量尤不切○按為治者正為當先者先當後者後循序做去自能通達非一槩遲緩而謂之不欲速也妄謀大事而失之太急亦是欲速但非子夏之病耳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張南軒謂其所為必苟故反不達而曉變



峯謂其纜要速成便只見得目前小小利便  
本章只是反言以藥其病不可欲速則當圖其  
不可見小利則當圖其大者今且未言也說病  
他說○勉齋謂事之久遠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  
有自然之分量四語甚精蓋為晚之事自有近有遠  
有大有小聖人亦豈是放乎夏圖其遠者還他個遠  
其近者小者乎須是近者還他個小及功候到將近者不  
大者還他個大小者還他個小及功候到將近者不  
妨於速遠者不妨於緩而在其間無欲速之心也小  
者不妨亦有利大者不妨俟其成而在其間無見小  
利之心也此所謂循其自然之理也若如特解則必  
無速必無小利矣林次崖只見得半邊耳  
頑按子夏之病根是欲字見字不好上玉說最妙若  
謂速則不達豈當速而亦故為遲疑乎若謂小利則  
大事不成豈當小事而盡棄其利乎惟一欲速則當  
緩者亦速而急遽無序矣惟一見小利則僅就區區  
之小而大事不成矣兩則  
字緊從欲字見字生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吳

近譬堂  
藏板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益曰攘

蔡虛齋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者葉公之問  
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  
如何其意蓋謂莫親於父猶且證其惡則其直也為  
何如

按葉公所謂直只是坦直白直無委曲之謂也非  
順理之直蓋直雖是好字然人之性有存有氣順理  
而行固無委曲有特順氣而行亦無委曲殊不知順  
理之直則因循順心安所謂當天理合人情者也順氣  
之直則因循順心安所謂當天理合人情者也○直躬  
二字自是指身之躬行者而言非心之安不安未暇論  
也彼雖自謂安於心然畢竟非人情矣有謂此章直  
字在情上說與理字對非也正要理與情兼看始妙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

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微問** 父子相隱之說，曰刑氏引律大功以上，祿相容  
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  
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  
之，則所謂性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泯而不  
切，然徒徇犬易見之人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  
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無其心，順此而  
皆可以為直也。邪苟順其情而善，可謂之直，則霍光  
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異

近警堂藏板

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况孟子所謂情  
者，乃指下文四端之善而言，而所謂若者未必其果  
為順也。

**精義** 楊曰：父子相隱，人之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  
矣。子證其父，豈人情也哉？逆而為之，曲孰甚焉。

**同** 大全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  
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

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脩而祿在其中，齊然益  
直，輕人之細行，父子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

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  
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使其為直，  
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為高夫子則合

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  
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雙峯饒氏曰：父子主恩

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  
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兩存所乘

何取其為直，集註順理為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  
謊情。○問父當為子隱，而石碻泣殺子，厚如何？陳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季

近譬堂藏板

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思故見父而不見他人。此  
國之大事。專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  
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爲子  
孝。爲臣止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  
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直以伸親  
非不貴乎。直也。簡是荷父子之情。證而直不直。固有  
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葉公以證父之  
惡爲直。徒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乃有不察。故夫子明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  
塞矣。○蔡虛齋曰。尋常說隱與直。正相反。天子此言  
非指隱以爲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爲  
正。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爲直者。直之  
權。理之經也。○凡言人情。有天理內之人情。有天理  
外之人情。天理內之人情。可爲也。天理外之人情。不  
可爲也。蓋天理內之人情。亦與天理也。○呂晚村曰。  
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  
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  
之安。若云義本當證。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

乃外飾而證據爲本直。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  
經行權之說所誤。須微折之。

呂晚村曰。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  
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

登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攘羊親之過小者  
也。故當隱。若名之幽隔。則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堯

登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

按父子相隱。乃天理人情之至。若以爲過小。當隱  
過大。不當隱。然則瞽瞍殺人。舜之竊負而逃。爲不直

耶。須知只在天理人情上論。所以朱子謂徒徇易見  
之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

無準的。而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矣。此可見人  
情不離天理處。若離人情言天理。則瞽瞍殺人。舜將

聽其置之於法矣。此中但當問一個心安。不安離  
人情言天理。則汎而不切。固是不心安。離天理言人

情。則循私廢法。亦是不心安。謝註既曰。順理爲直。文  
曰。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愛親之心。只

在順理爲直之內。正虛齋所謂天理中之人情也。

凡言在其中者。是畧反上文。故隱本非直。而直在天中。註所以以下不求為直四字曰。不求者乃當然之天

理自然之人情也。頌按父子固是從仁中來。君臣固是從義中來。然仁中亦有義。義中亦有仁。如何分判。得若謂父子不講

是非。倘父有過。亦不諫諍。聽其陷於不義。子有惡。亦不教以義方。而可聽其無所不至耶。故仁中亦要講是非。有關於名義死生。則不得不隱。此又是非之大者。而不在區區一事之曲直也。君臣亦有不專論是非處。如孔子稱昭公知禮而不為黨。是也。呂說似精

而實

#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至

近譬堂藏板

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益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 語類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

恭。纒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纒得緊。○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個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個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這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一毫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大凡讀書。須是

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拈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爲人目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久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

**附**朱子曰發於外者比至于中者較大蓋必克積盛滿而後發于外然至于中者却是本○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

**論語**伊川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于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節私知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范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居處不可不恭坐如尸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至

近譬堂藏板

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爲容止而已非惰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也魯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道無有內外况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爲道夷狄之國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

**附**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時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于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木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于容觀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僞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于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于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心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辟盜于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思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蔡虛齋曰居處未嘗應事接物執事與人乎說無先後之可言黃氏謂應事未涉乎人者非是若是居室處是未動也細分之然恭主容程子曰未有外箕踞而心正者然則敬亦在其中矣非謂只是貌恭而恭見于外亦是自然而見于中也○林次崖曰理無往而不在居處有若處之理執事有執事之理與人有與人之理恭敬忠則心存而理得所以為仁蒙引曰隨在而盡其理恐未是蓋恭敬忠未是理乃所以求理者也○恭

敬並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者單言恭則該得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修己以敬是也○

呂晚村曰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林次崖曰居處不可專指靜是就一身上說如曰所居而安何止是靜只是人之置其身便是如與人

交接時此身也要安頓得好這便是居處也故以恭言之○居處曰恭見得是一身言不專指靜也蓋恭

至容若謂居處是靜則是居而容矣非燕居申矣

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陳氏說理未嘗不是然

如此却是把道理圖說了此却一就居處言一就

執事言便是偏說居處時無事可指故即容貌端嚴

便見他持之以敬處若執事時則自有事可見了然

非兢兢業業鮮有不敬事者註既曰敬主事而又曰

敬主乎中蓋以其主乎事故曰中其實只在事上見

為內單言忠則信在其中○只一箇道理而有恭敬忠之異名者隨地隨事而用處有不同也恭豈不敬

而居處則無事可見惟見其容之恭敬不恭而執事則因事而謹惟見其事之敬忠亦豈不恭敬而與人則實心貫徹惟見其心之忠聖人所以分說在這裏○不可棄是着力語不是現成語蓋必固守勿失然後無間斷不是無間斷了自不棄也

顧按存疑謂居處不專指靜與人交接時此身也要安頓得好這便是居處然本文既與執事與人分別則居處非執事與人可知蓋各就其重處而言之也至謂居處是靜則是居而容非燕居之申申尤謬聖人居不容亦非放肆不恭但不容耳且聖人是自然成德此是教養遲隨地做工夫如何比較得○由居處說至執事自靜而謹之于動也由執事說至與人事行之于身而人接之于彼也聖人教人如此有次第而又周密○人無有不居處執事與人者此就下面益背者此也達之篤恭而天下平者亦此也故曰是徹上徹下語○此即所告仲弓之敬恕也朱子謂敬恕之功至則亦將無己之可克其意與伊川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焉

近譬堂 藏板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行已有恥為使不辱是二者泚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克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

問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于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志存于隱而才見于顯且志易肆而才難齟故常人之志慮在于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一能為行已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堯

近譬堂藏板

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雙峯饒氏曰：有恥士之行，然後其才足以有為也。○蔡虛齋曰：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行已而恥在。○蓋為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使于四方，不能專對者，能言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為之才也。不獨貴于能言，以見貴于不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朱子小註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君命。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重才足以有為，上所謂為使之難。正在此。○林次崖曰：行已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為也。此便志有所不為。孟子：人有不為，正是此意。不辱君命，不但是言語，須兼舉動處。事方盡，○才足以有為，不止于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呂晚村曰：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靡所不為，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為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及其本末。

一無足觀，能澆澳忍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污下，鮮不由此。○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吳新安陳氏曰：不獨貴于能言，蓋以行已有恥為本也。○蔡虛齋曰：不當為而為，固可恥，當為而不為，亦

可恥。○按子貢問士，雖有下其次與從政，何如一哉。意思

在胸中，纔下斯可謂士一句，然謂此問下得鄭重，則可謂先有才守兼全之見，則不可觀。註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才足以有為，志自是本，材自是末。行己句，因當畧重，然必志與材兼全，方為士之上者。亦畢竟是兩件，只看猥者有所不為，必是行已有恥。然其才往在不足，以有為如夫子告原憲，必說那有道殺那無道殺恥也。之類，時解說成行已有恥，自能不辱于集註而字一折，未看分明，行已有恥，只就自己志節而言，豈因悉辱君命而設，倘不為世用，行已遂可無恥乎。乃或以有恥不辱交纏，尤不合理。註云子貢能



言故以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是子  
貢之能言于使命不辱猶有所未盡語頗見斟酌  
而時解謂子貢無愧使才但欠行已有恥者亦非也  
○論其全當本末兼優論所重當先本後末要之行  
已上做透十分則使才亦必增長幾倍○使于四方  
必能盡其職纔不辱君命這盡職有許多般進退守  
禮處事合宜不隨不激不亢不卑故朱子謂不得以  
能言盡之有恥只是有志節介然自守不媚不潔故  
朱子謂是有所不為正恐才不足為所以又說使  
命不辱一句今人把行已一句看得大了並連恥不  
能為也括盡則夫子胡為贊及下句乎  
禎按有恥只在心裏說即到所行一無可恥而有恥  
之心正自刻刻不懈也○有志又要才本立而未末可觀者  
有未世間願有志立而才不足本立而未末可觀者  
聖人故必兼說在這裏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美

近譬堂 藏板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附大全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  
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之國守  
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心也

同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曰孝弟固是  
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  
為士之次也○蔡虛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有

子曰孝弟其為仁之本此乃以為士之次者蓋孝弟  
為仁之本由此克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足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始于邢家終于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如此  
章所云是只此二者而已蓋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  
益于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

○蔡虛齋曰夫才行俱全此士之上也若宗族稱孝

鄉黨稱弟則次之蓋能孝能弟則大本立矣然止于  
弟而此外無復才能之可稱則其才有不足

比之才行俱全者不及矣故為其次  
辨拗孝弟之道可以通神明光四海是最大底道理  
但僅為宗族鄉黨所稱則不過大本克肅尚未盡到  
孝弟極處也故只是行已中之一事未必事事有恥  
况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國故但為士之次蒙  
引誤以本立當行已有恥單以材不足為次者非是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  
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或謂硜硜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  
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于信果之小節然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五 近譬堂 藏板

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  
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  
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  
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  
之人不復可為士矣○學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  
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于自守而不可  
轉移所成者狹也○蔡虛齋曰言必信所信者雖不  
管是不然猶知有信也下此則言誕矣行必果所  
果者雖不然是然猶知有果也下此則行縱矣  
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此小人只  
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  
辨拗看來一箇本字中自分三樣其志有所不為豈  
不是守必信必果不害其為自守豈不猶存恥心在  
須知行已有恥之有所不為是已知所擇所當為  
孰所不當為而後不為必信必果則不知所擇而一  
味自守矣行已有恥也是本這箇本字該括得大孝

弟也。是本立。但此本字只是人倫根本之大端。未推廣到別事。言行信果也是根本中事。較孝弟又不親切。其曰本末皆無是觀者。以信果不能當理。則所謂本者猶未是而不足以為之本也。  
禎按兩必字正要見他徑徑小人處不可說近好一邊

###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要

近警堂  
藏板

**諸類**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

**同**蔡虛齋曰上文集註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

**辨**按子貢於小人之下方舉今之從政為問已是見得今之從政者在小人之下方矣非從政之人何有皎

皎之行聞於人也但疑其或足以附于士之末故夫子以何足算與他截斷了○已從政為大夫爾子貢問其足為士否分明見誇耀聲勢場純修實行難也故朱子謂子貢此節次皆是要放平實做工夫

禎按當時列國名卿。豈無猶有志節者。今概以斗筭目之。故註以爲如魯三家之屬。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不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三子路。堯。近譬堂。裁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堯

近譬堂裁板

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語類

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問不得中行而與

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于事。故有取于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于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于過激。此極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尙可爲。若鄉原則無益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問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

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貴之以任道則不足  
猶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  
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  
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  
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尙可因其有  
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  
純粹到曾子便過子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  
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  
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  
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  
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  
以有爲使合下得真儒輔佐他豈不大可觀惜夫輔  
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末年天  
下虛耗其去亡秦無幾然他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  
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爲朕所爲是憂亡秦之迹太  
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見  
得他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  
史大夫豈不善乎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卒

近譬堂 藏板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胡氏曰  
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雙峯饒氏曰行不掩非全  
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  
蓋那十分不過耳○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  
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  
處亦有好處尙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  
實人雖不爲惡亦不足與爲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  
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而爲以取爲善也狂者  
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  
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  
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蔡  
虛齋曰狂狷者有是德又有是病世間自有一等謹  
厚寡過底人若可與也其實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  
立之操故聖人既不得于中行則寧命謹厚者而取  
狂狷也或都把註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  
拔而有爲一句忽畧看了不知此句自處他不得要  
仔細看○進取卽志極高也有所不爲卽守有餘也  
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于言外言狂者進取便

見只是志言狷者有所不為便見只是行。○吳仲珠曰因狂者之志而激厲之其力行之功又裁抑之以行當揜言毋徒志極高而行不足以謂之終于狂而已。因狷者之節而激厲之以後知之力又裁抑之以知當推廣毋徒守有餘而不足以及之終于狷而已。○呂晚村曰不是贊賞狂狷見聖人聖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為道意亦寓其中狂狷固是生質然人能學為進取有所不為亦即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也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

雙峯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于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于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踳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蔡虛齋曰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不猶愈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空

近管堂 藏板

於謹厚者乎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

按朱子云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這兩過字莫錯認在志極高守有餘上却只在行不掩知未及上蓋志極高正是狂之好處如孟子說古之人古之人難進他以為古人自期便不好不成只為行不掩言說得十分做不得五六分精微中庸處全不窳心苟窳便一向從廣大高明去了終自有流弊豈不適成其知之過守有餘亦自是狷之好處如孟子說不屑不潔豈呼謂不潔之事亦不妨為只為狷有未及則潔脈已知者堅持着這些子便道是子思變通不得豈不適成其行之過本文進取有所不為單就他好處說正是他志極高守有餘處夫子與他底正面朱子復補行不掩知未及者見其次于中行而不可不加激厲裁抑之功也。○朱子云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于過激可見狂者之志狷者之節已自此得中行了。○朱子云中行而不可不

精密與過激耳故激厲裁抑意當善看當說謂激厲  
狷者裁抑狂者固不是即饒氏謂狂者志極高是過  
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志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  
是過處二者各于過處裁抑不及處激厲亦未是也  
○或疑一鄉皆稱應人焉應亦是謹厚今註中徒得  
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為即鄉愿也故語類  
比對鄉愿說不知非也一鄉皆稱為謹厚而實非謹  
厚故孔子以為德之賊此等之人豈猶望之傳道而  
朱子舉來對說乎註中謹厚之人自是謹慎忠厚好  
人但無擔當做不得事故聖人不取寧取狂狷○狂  
狷有過謹厚少過宜取謹厚不取狂狷而不知剛健  
有力可以任道寧取狂狷故朱子舉來對照自有意  
思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空

近譬堂藏板

問如云斐然成章者是也若但在資質說不知進取  
箇甚靡不為箇甚麼弄得必也意思都沒着落○人  
謂中行狂狷既從事學問則不消更與者此亦把與  
字當做另存心法如釋氏傳衣鉢相似一附他便無  
事不知聖人得中行而與也亦有中行漸次造就得狂  
狷而與也有狂得漸次造就何得謂知行不過而中  
便不用復傳他道也虛  
○語深于理亦墮禪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人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壽

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善而善

之。

附大全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同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爲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則所以警于人者深矣

異蔡虛齋曰人而無恒凡事皆不可獨言巫醫者南人俗語云耳若此意出于士君子則不專指巫醫南人之言非以巫醫爲小蓋以其重也故註亦推其本意云充不可以無常此無恒謂無常心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南人之言似專指爲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  
**辨**按註中所以交鬼神所以寄死生二句便是實言巫醫不可無恒之理曰雖賤役言其事之末也曰充不可以無言其寄之重也然南人之言若曰作巫醫者不可以無恒則是貼定巫醫說矣今日人而無恒不詭恐已不專指巫醫  
言矣虛齋說不必從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三子路

#### 奎

近瞻堂藏板

###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圖** 承如奉承之承知人送羞辱與之也

**圖** 揆夫子既善南人之言而復引易恒卦九三爻辭來說蓋見人當恒其德纔不恒便承之羞矣或者如詩或躍在淵之或言不期羞辱之來而或至也觀此則夫子善南人之言不著定巫醫愈明矣

###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

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

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語類**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占辭也此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巽**南軒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

**辨**按不占若作不待占決而可知說與而已矣語氣不合必作不玩其占講方與而已矣之語氣相協亦與上引恒卦爻詞相通但亦不可認然占此爻詞倘不占得此詞釋聽其無恒之取羞乎只當作玩其義說故朱子謂只是不讀書之意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畜

近譬堂藏板

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可**呂楊侯氏說皆謂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小者乃以其

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

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或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

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處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云而惟

欲必歸于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于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

公梁丘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

**辨**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羨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

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是私底。周同。事而有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以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問君子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難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他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霜義** 楊氏曰。五味調之而後和。而五味非同也。如以鹹濟鹹。則同而已。非所以為和也。君子有可否以相濟。故其發必中節。猶之五味相得也。小人以同為說。猶之以鹹濟鹹耳。尚何和之有。  
**同** 大全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奎 近譬堂 藏板

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雙峯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硬硬然。小人哉。是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無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于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南軒張氏曰。和者。和于理。同者。同其私。和于理。則不可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和。私則不能和。○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御。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慶源輔氏曰。義存可存。故存不同。利存爭奪。安得而和。○林次崖曰。和與同相似。其寔不同。和全在義理上。同全在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以為是。其心全在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畧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要知和中有不能相合意。道若不是。雖

我所是彼亦以為非一是一非。似若不相妨。蓋君子之心本在于義理。其以為是者。特一時所見之偏。不以為是者。雖與不同。其心同也。卒亦未嘗不和矣。故曰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存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財無不同也。同曰有阿比之意。意字亦不苟言。但以私意相阿奉耳。○呂晚村曰。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知。分開有正。而反面合之。只此一非。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便有弊病。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異**蔡虛齋曰。君子之與人也。視人猶己。迺以愛之。和而已矣。初非以其合于己而比之也。是不同。小人之于人也。不過其合于己而與之比。取是同也。何曾是公心。泛愛而和。以處之哉。蓋和與同相似。而實不同。和公而同私。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故夫子別而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矣

近譬堂藏板

則自不同。同則自不和。而字又可合看。如同寅協恭。同道相濟。都見得一箇是而無彼此之分。此時但見其和。未見其不同。故曰而字可分看也。然彼此既無乖戾之心。則惟理是視。如何有阿比之私。其彼是此非。皆從同道相濟中流出。非有二也。故曰而字可合看也。○君子同道相濟時。全無彼此之分。然亦但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同。故必曰和而不同。小人協謀共濟時。藹然一堂之上。然亦但可謂之同。而不可謂之和。故必曰同而不和。○義利是和而底根子。尹氏下故有安得四字。乃推源之辭。

禱按此章與周而不比章自有別。雖皆是與人相接。但彼就愛人言。此就處事言。愛人則周而不比。是於無私心中。見其當理處事則和而不同。又是于當理處見其無私心。蒙引亦以愛言之。混甚。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惡，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于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于小人，其為賢必矣。厚齋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離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李

近譬堂藏板

好一惡，而賢否定矣。○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間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異**陸稼書曰：此亦未可為一定之法也。特以子貢所謂皆好皆惡者比之，則不如耳。不知云者，猶言彼善於此也。蓋人情變態無窮，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者，如周濂溪初時，不為趙清獻所喜，有善人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為能辦事，有君子而不善者，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有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王呂章蔡之相傾，吾若一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為準，豈能無悞乎。况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為準，而善者不善者，又將何以定之。萬一平時誤認善為不善，不益善為善，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豈不悞而益悞乎。

**辨**按此章書語雖列到底，意實側申到底。人自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矣

近譬堂藏板

過耳。如古者取士于鄉，原是他審于所好，何嘗要反人。所惡來子貢以皆好為賢，是他本意只因夫子未可。亦有皆惡之說，是皆惡一問從未可生來，而非與皆好。平對即夫子不如鄉人之善者二句，亦只正答子貢。皆好之問，而累帶皆惡之說，故于中多着一其字。蓋人而為善者，所好則已不精，不是賢人矣。雖無不善者之惡，寧遂貶賢，但其不善者自必惡之耳。是夫子亦未以皆好皆惡平答也。今人不審語意，反謂註意是以好惡平看，愚獨謂註意是側看。試觀註中開口便云：「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夫賢而好之，乃為公論；賢而惡之，猶為公論。朱子此句正見皆好宜若為公論，而可信無如鄉人之中不皆善者，故亦各以其類自為好惡也。是一鄉宜有公論句，明承皆好一邊申下，而以然其間一句轉解，不如鄉人之善者二句，謂之為平看可乎。至故善者以下六句，却不過發明交互之意，非正解也。愚謂一鄉之中宜有公論，其人果為善者所好，則凡有秉懿之良者，無不皆好。此乃好善惡惡之同情。

但一二最不善之人，方甚憂其短，故夫子教其徒好而參惡，是從皆好中詳審一步，非謂好惡之總不足。惡也。且子貢素志平情之學，每以恕道待人，故以為人之賢者，人必皆好。人所皆好之賢，我亦可從而好之矣。不知此中洋洋漫不得，忽聞夫子以為未可，是生平所素見為然者，而一旦奪之，故遷其說於皆惡。以為疑難之端，正與然非與是一機，不然方以皆好為賢，旋以皆惡為賢，一時自相矛盾，豈子貢恁地無識。東倒西歪不成，愚看此章書與時解不同，敢妄附之。禎按：好善惡惡，本有公心。若謂鄉人好惡總不足，仍是任己獨見。夫子何不截斷子貢鄉人之論，而教之自盡，知人之哲乎。賢為善者所好，為不善者所惡，自是常理。至君子有惡君子之時，小人有好君子之時，此偶然之變。稼書謂不如省，僅為彼善于此之說，竟與聖人本音相拘，大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

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論語** 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獨。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峯。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 子路

究

近譬堂 藏板

是難事。○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呂晚村曰。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困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時講必要帖在大臣上說。于是本義拋荒。詫異百出矣。○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此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因季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急而然。○呂晚村曰。易事句。兩說。下兩句申明之。若上兩句。即拆開平分講。則下面道理已盡。不用復疊矣。正爲上句而字。一滾渾成。故接講下兩句。上句中而字。

須急過下兩句中也字及其字須頓斷不可作一例

**說** 擬晚村謂上二句即拆開平分講則下句道理已盡愚謂不然下兩句道理原只在上句中但只說易事而不指明易事者何在只說難說而不指明難說者何在則終成囫圇語故申明之耳非兩字與也字及其字一樣春則屬複疊也不以道不悅解上難悅器使解上易事也字及其字即解上而字無他繆巧也○而字正非轉之辭君子易事則宜乎易悅而君子則又難悅下文說之不以道不悅及其使人也器之難倒轉說亦只此意總是一反覆看君子他公而又怨怨而又公至易事難悅又只是一套事公怨本不相離道理自如此在本文則是而字餘意然亦不可容過○輔氏以難悅貼持已易事貼待人但詩已亦只是於交接時見之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十一

近譬堂藏板

與君子心中道理不合自是難悅非有意阻人奔競而後難悅也又悅之二字亦小頓蓋其人既以悅之而來則自多不以其道之事君子自是不悅矣彼凡事能以道與君子相接者斷非為悅之而來者也隨材器使亦是君子見人有長便不忍棄若說開用賢門路猶隔一層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類** 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狀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

高祖有箇爺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

意思

**同** 入全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于所遇無人而不自得故常

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

故常驕矜。○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又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雲峯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口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爲安舒，驕爲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葵虛齋曰：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林次崖曰：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妄自高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辨**按註下兩故字，可知循理逞欲，正所以泰。驕之根也。泰驕各就君子小人氣象上看，正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不必又兼心術說泰驕。○呂云：君子生成便泰，小人生成便驕，天下豈有生成之君子，小人耶？其節起于一念理欲之分，而其後遂至相差之遠耳。既是小人，則日逞乎欲，益希慕君子之泰，益適得其驕耳。○君子只是箇敬字，小人只是箇肆字，不但不驕，是敬泰，正是敬處，越越越慎，越越越得，無愧無作，故越泰也。敬中之泰，自是不驕，不驕只是泰裏面事。小人既是驕，似乎志得意滿，暢發其驕矜之意，若類乎泰，不知越肆則越不泰，矜已傲物，存甚安舒，故不泰亦只是驕裏面事，而字縮作一層看，存意思。○顧按：時解有謂泰是無心驕，是有意傲作，亦不然。小人有逞欲以爲之根，則自然流露，出於肆氣象，必謂其有意傲作，猶非小人成熟時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于物欲。木訥則不至于外馳。故近仁。

語類問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

附大全朱子曰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于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于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來。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求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于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合外飾之資。故于仁為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即其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于仁矣。末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于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于理。自然合于中和。而不墮于一偏。其不屈于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于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于一偏而已。大約由資質言之。固于仁為近。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于仁可知矣。○蔡虛齋曰毅兼用言。即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似不能言者。模樣夫子意謂夫仁。人心所必有者。但柔脆者。有物欲之累。華辯者。有外馳之失。故其去仁也遠矣。惟夫剛而有立。毅而有為。木而不華。訥而不佞。如是則不屈于物欲。不至于外馳。雖未得為仁。然于仁為近也。○林次崖曰剛是堅強不屈。就體上說。毅是強忍。就用上說。木是質朴。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于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于外馳。下心存而不放。為近。此全是

天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異**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

**辨**按剛是躅質堅強不軟不屈蓋天下靡弱者遇重

任如何擔當得起須是堅強者方勝得這任也毅有

奮發作興氣象是當事之來便能奮發以為之然毅

亦有堅忍能持久之意故曾子以為道遠者必厲之

於毅也○王氏以剛為無欲太說好剛字蓋無欲便

是仁也○不知此剛字只就資質上說非天德之剛但

剛遇物欲尚不肯易為撓屈耳○學曾問此章為資

質之近仁者而言有其質者固當勉矣朱子却謂未

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田地然後于仁為近可下工

夫何也曰人自大賢以下資質皆有偏病但剛毅未

訥猶是偏得乎仁近者若柔脆華辨便是偏得於仁

遠者今柔脆之人遇物便倒做得甚事華辨之人外

面務以悅人一心向外更講甚心德故必矯揉其柔

脆者為剛毅華辨者為木訥然後纔好做工夫但矯

揉其柔脆華辨之時已是一心營當做事收斂向內

便是為仁亦非兩截做工夫也但矯揉氣質未能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藏板

事合乎天理其工夫粗既到剛毅木訥此後打點心

躅便可下細密工夫本來有剛毅木訥之資者做工

夫恰似省了一截故曰近仁也

補按剛便易于躁妄毅便難于轉移木便失之愚訥

便失之魯豈不亦要矯揉但對仁言之則此等做工

夫自易耳○程子釋訥為遲鈍未嘗專指言語之遲

鈍說蒙引以為似不能言者模樣看得自細王氏以

木對令色訥對巧言亦是偶借緝矣仁章來分釋究

竟外面文飾亦不止令色外面躁率亦不止巧言質朴必事事都質朴遲鈍必事事都遲鈍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見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于所施則兄弟有賊恩

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憫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劾評之害。語類

聖人見子路有兪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憫怡怡。又恐子路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憫

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憫憫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

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裏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

如此耳。切切憫憫。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若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

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同大全**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于詩書禮義之

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于發強剛毅

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憫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峯饒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畜

近譬堂藏板

曰切切憫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呂晚村曰切切

憫怡怡如也。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

須于知字中體會微意。夫子圖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

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六字拆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拆開說。如何反思分

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憫憫。兄弟宜怡怡。蓋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體例失宜。故特示以施

應條例耳。推類其用。不盡于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者為有滲漏

矣。切切憫憫。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渾會大意。則朋友

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德昭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又曰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使不是

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鑿然下此六字矣。○陸稼書曰。這一章論士。因子路所不足而言。士也者。雖處

深高下不同必能以學訓變化其氣質使一味氣質用事則亦不可謂士矣故氣質柔弱者必養得有一段方正的氣象氣質剛動者必養得有一段和厚的氣象而這一段和厚氣象尤是士之本領朱子云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惺惺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動悍之害。未子之論切惺。可見這六箇字都是和厚之意。不特怡怡是和厚也。○切切固屬情意然情亦即在語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此切惺。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

**論語** 卷十三子路  
容氣象如此然到得氣象如此已是養成了。如夫子告子路成人相似到得又以此禮樂之後豈不是養成。故夫子圖圖下此一句是可合看也。至朋友兄弟施之各當益見積中發外之盛故又不可混于所施。是又可分看也。○時解謂此不是盡士特節舉以告子路大謬。夫子已下可謂士矣。一何豈復猶有疎漏。况子路學問已是升堂。不過氣象未融化。或因而進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羞 近瞻堂 藏板

亦豈苟且一偏之工乎。○若他人却把甚底切切甚底。惺惺一味怡怡又有甚意思。惟本領處不缺。又養到細密和厚處方是聖人。裁成子路之旨。  
禎按朱子云切切者教告懇切而不揚其過。惺惺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未嘗以切切指意。惺惺指言且懇告詳勉不但言辭容貌之間便有這意思。亦非單以怡怡指容也。怡怡亦有言詞在內。但以和悅行之耳。時說多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

乃有益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吳氏曰白虎通曰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古師教里中之子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于闕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並作進退之節亦有所教矣

**論語**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誅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節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得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問晉文公自始入國至禧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謀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美

藏板

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殺人底莫更殺得他愈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于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于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或問**五峯胡氏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誅戎矣○雙峯饒氏曰欲論其作爲只前而說原便是期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體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勝殘去此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聞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遠之效○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愚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尊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基也亦可者僅可之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懼

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  
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  
僅可卽戎兵其可易言哉○蔡虛齋曰或曰親上死  
長似只承孝弟忠信意非也若不使之深耕易辨則  
壯者何由得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且無德土之心  
而有救死不贖之患矣何以能觀上死長若不教之  
以講武則民之耳目不習于金鼓車旗身不習于甲  
胄手足不習于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見敵未動  
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破亦安能觀上死長耶故兼  
之爲是○林次崖曰教之孝弟忠信之行養其心  
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熟其藝也民知親  
其上其長通承三意蒙引說得好○呂晚村曰若  
說善人意思先有卽戎意在卽是勾踐之生聚教訓  
吳起之吮癰舐痔皆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  
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  
道理

**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  
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期月三年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子路 **三** 近譬堂  
藏板

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  
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示者  
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  
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  
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呂晚村曰人言武治可以  
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卽戎亦可以急辭  
非緩詞也

**按**大全陳胡兩說俱是從善人教民內看出卽戎  
不是對春秋競武者之不可卽戎而思善人教民以  
卽戎也集註教以務農便如所謂足食教以講武便  
如所謂足兵教以孝弟忠信便如所謂民信之矣此  
自是爲政分內事何嘗定要卽戎然則七年後教成  
之效自如此耳亦可以兩意雖卽戎亦可不是舉應  
變之難事來說見離卽戎而亦可也卽戎本非易事  
但教至七年亦庶乎其可善不惡亦尚未可也晚  
村謂是急辭非緩辭者謬○孝弟忠信之行固非爲  
卽戎而設卽務農講武之法亦與卽戎意不得膠粘  
蓋務農以力本自是厚生之道卽講武之法所以

扞蔽不虞亦非有意于卽戍也于此有一針之差便  
是權術作用非善人治化矣  
顧按本文有上句方有下句特解謂因當時卽戎不  
知教民故思及善人者此從下章生來不知聖人原  
非一時之言不過記者連記之耳若謂春秋多卽戎  
而不知教民故思及善人遂有以戎救戎等語矣且  
似夫子教人善于卽戍且似善人之教民全爲卽戎  
存是理乎○朱子謂教須本末兼具而陳氏謂孝弟  
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愚謂以孝弟  
忠信對務農講武而言則孝弟忠信爲本務農講武  
爲末以務農對講武而言則務  
農又爲本而講武又爲末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

夫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三

三

近善  
菴板

戰法自不用教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咸會

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

○大全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

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

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

地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蓋本諸此

○按此章亦不是言教民而必當用之以戰若如此

說則聖人之王道其去爭城爭地者亦無幾矣須知

聖人此言但因當時徒驅民于鋒鏑而取敗亡之禍

故嘆之如此○語類謂戰法自不用教了爲見春秋

時或會戰故特說教之以孝弟忠信之意可見此章

與上章自分兩樣雖春秋之務農講武與王道之務

農講武亦自不同與之聖人此教字自重孝弟忠信

論語卷之十三終

